



WEI 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CHENG 第二辑



半个月亮爬上来

李德霞

[illegible]



WEI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CHENG 第二辑



半个月亮爬上来

李德霞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半个月亮爬上来 / 李德霞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3. 10
(微阅读 1 + 1 工程)
ISBN 978 - 7 - 5500 - 0784 - 0

I. ①半… II. ①李…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2324 号

半个月亮爬上来

李德霞 著

出 版 人:姚雪雪
组稿编辑:陈永林
责任编辑:赵 霞 范毅然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发行单位: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2
版 次: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128 千字
书 号:ISBN 978 - 7 - 5500 - 0784 - 0
定 价:20.00 元

赣版权登字:05 - 2013 - 3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0791 - 86895108

网址:<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言

以“极短的篇幅包容极大的思想”，才能够以小胜大，经过读者的阅读，碰撞出思想的火花，震撼人的心灵。正因为这样，微型小说成为一种充满了幽默智慧、充满了空灵巧妙的独特文体。

如果说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个十年，是互联网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么在我们正在经历的第二个十年里，手机将更为巨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如今，以智能手机为平台，正在构成一个巨大的阅读平台。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正不知不觉地走进大众的生活。一个新的名词就此产生，它便是“微阅读”。微阅读，是一种借短消息、网络和短文体生存的阅读方式。微阅读是阅读领域的快餐，口袋书、手机报、微博，都代表微阅读。等车时，习惯拿出手机看新闻；走路时，喜欢戴上耳机“听”小说；陪人逛街，看电子书打发等待的时间。如果有这些行为，那说明你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微阅读”的忠实执行者了。让我们对微型小说前景充满信心和期待的是，微型小说在微阅读的浪潮中担当着极为重要的“源头活水”。

肩负着繁荣中国微型小说创作、促进这一文体进一步健康发展的责任和使命,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推出了“微阅读1+1工程”系列丛书。这套书由一百个当代中国微型小说作家的个人自选集组成,是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的一项以“打造文体,推出作家,奉献精品”为目的的微型小说重点工程。相信这套书的出版,对于促进微型小说文体的进一步推广和传播,对于激励微型小说作家的创作热情,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体与新媒体的进一步结合,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编者

2013年8月



目 录

半个月亮爬上来	1
般配	3
半路夫妻	5
回家的路	8
走向麦田	10
给娘做条新裤子	14
抽烟的娘	16
回家	18
婚礼	20
叫你一声哥	22
窗外月儿明	24
绝活	26
军马场	28
月夜	31
娘的善心	34
上游下游	36
十八岁那年的雨季	38
丫丫的歌	40
算土方	43
戏演铡美案	45

乡村二月	48
乡村腊月	51
一句话，一辈子	53
玉米嫂	55
秋风起	57
租楼房的民工	59
哥们儿	61
借钱	64
铺地砖的女人	66
二月兰	69
知青井	72
十字街口	74
城里媳妇	76
浪漫一回	79
喝酒	82
老五的好日子	84
春莲	87
麦子进城	90
井	93
老道口	95
吃派饭	98
中秋	101
红月亮	104
王小孬	107
老八	109
掌声	111

祖坟	113
鱼香	115
豆腐婆婆	117
腊八	119
比天还大	121
过年礼	123
春天里	125
乡下爹娘	128
雪花那个飘	130
秋香	132
你是一头猪	134
梨花箱	136
马兰花	139
麦客	142
父亲的车祸	145
三伏天	147
太阳花开	149
麦子黄了	151
阮家老三	153
三棵树	156
李大嘴	159
竞选	161
占道	163
麦田里有只羊	165
看电视	167
放火烧山	169

军礼	171
当过逃兵的将军	173
那年的太阳	175
卖土鸡	177
闯红灯	179
脸面	181
喝酒	183



半个月亮爬上来

日头快落山的时候，乔支书从县里开会回来。

乔支书前脚刚进门，村里的民兵营长杨红旗后脚就跟了进来。杨红旗说：“乔支书，你到县里开三千会走的那天晚上，你办公桌上的抽屉被人撬了……经我们调查，是村里的富农分子二骡子干的……”

乔支书不急，一边洗脸一边饶有兴致看着杨红旗说：“哦？你说说，二骡子为啥撬我的抽屉？”

杨红旗说：“乔支书你忘了？县里的砖瓦厂不是要在咱村招工的么？富农也要，说是团结的对象，可砖瓦厂必须要盖了大队公章的证明材料才肯接收。据二骡子交代，他也很想去砖瓦厂当个工人，他去找过你，不巧你开会去了县里。这小子胆大包天，就摸黑溜进你的办公室，撬开抽屉，擅自盖了公章……”

乔支书抬手拧着下巴颏，说：“那他现在人在哪里？”

杨红旗拍了拍胸脯，以胜利者的姿态说：“嘿嘿，孙猴子还能逃脱如来佛的掌心？我已经派民兵把他关押在大队的旧仓库里，就等支书你回来，送他到县里的劳改队……”

“胡闹！”乔支书突然黑了脸，莫名其妙地喝一声。杨红旗吓了一跳，不知所措地看着乔支书。乔支书说：“办公桌的抽屉是我自己撬开的，与二骡子无关……”

杨红旗小声嘟哝：“可是……二骡子他都承认了呀，乔支书。”

“承认个屁！还不是被你逼得？”乔支书两眼一瞪，“你的手腕我能不知？哑巴见了你，都得乖乖喊你一声爹。不是吗？”

杨红旗不敢吭声了。乔支书说得对，杨红旗自从当上民兵营长后，



他的人生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始终坚信，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温良恭俭让，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哩！所以在审问二骡子时，他毫不手软，几个回合，便让那小子哭爹喊娘，领教了他的厉害……

乔支书接着说：“我到县里开会的那天早上，二骡子找到我，求我给他盖个公章。去了办公室，却发现丢了抽屉的钥匙，于是我就撬开了抽屉。等我回家收拾东西时，发现钥匙丢在了去厕所的路上……唉，这件事说起来我也有责任，我本该交代一下的……”

杨红旗一脸惶恐地说：“是我错了，我不该乱抓人的。乔支书，那现在该咋办？”

“还能咋办？”乔支书摆摆手，“你去把人放了吧。”

杨红旗转身要走，乔支书又叫住了他。乔支书取出纸和笔，刷刷刷，写下几行字，叠好，交给杨红旗说：“你不分青红皂白擅自抓人，本该给你个处分。念你尚不知情，我放你一马，就罚你明天一早陪二骡子去一趟县砖瓦厂。顺便，你把这封信交给厂长，也算是将功补过吧……杨红旗，你记住了，时时刻刻算计着把别人往绝路上逼的人，他已经站在了悬崖边儿上……”

杨红旗的脸红一阵，白一阵，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杨红旗赶紧接过信，低着头，一溜烟似地出了乔支书家的门。

夜晚。

山村寂静。

乔支书靠在被子上，一边抽烟一边看老婆给他洗衣服。老婆取下乔支书裤腰上的那串钥匙，突然想起白天发生的事，便下意识地拎了起来，就着灯光仔细看，越看越觉得蹊跷。老婆说：“老乔，不对呀，这串钥匙的绳子是牛皮做的，没有断开过呀……那天，你咋就丢在了去厕所的路上？”

乔支书一个激灵坐起来，狠狠地瞪一眼老婆说：“妇道人家，没用的话，以后少说！”

窗外，半个月亮爬上来……



般 配

有人敲响我家的门，进来的是村里的老地主。

如豆的油灯下，老地主灰头土脸，唯唯诺诺。娘取出爹的烟袋杆，让老地主抽。老地主接了，抽得窝窝囊囊，很不顺畅。老地主托着烟杆，吭哧半天说：他婶子，有件事……求你帮个忙。

娘一个愣怔，旋即回过神来：你是求我给你家水生水草做媒吧？老地主点头如鸡啄米。娘叹一声，眉头挽个疙瘩说：水生水草老大不小了，搁一般人家，早当爹当娘了。可你家呢，成分高得戳塌天，这事不好办哩。老地主一迭声说：那是，那是。娘抠着眉心，也没抠出个名堂来。老地主见状，赶紧插话说：水草说，她要给水生换亲哩。娘一惊，瞪大了眼睛。老地主说：起初，我也不同意。水草就问我，咱家这成分，除了换亲，还有别的路吗？我一想也是，他婶子，你看这事……

娘两手在衣襟上划拉几下说：难得水草这般通情达理。我要是再不帮忙，就不尽情理了。三天后，我一准给你个信儿，咋样？

老地主作个揖，千恩万谢退出门去。

爹看秋回来，听说娘要给老地主的一双儿女做大媒，呱嗒撂了脸，瞪圆了眼训娘道：你是站在谁的立场上啊，你还有点阶级觉悟吗？

娘是个媒婆，不懂得啥叫立场，啥叫阶级觉悟，只懂得帮人穿针引线，成人之美。娘也不示弱，回敬爹道：依你说，咱眼巴巴看着水生当了和尚，水草做了尼姑，那才叫有立场，有阶级觉悟？噫！娘不满地撇了撇嘴。

爹哑巴了，拎起烟杆，旱烟抽得滋啦滋啦响。

三天后，蒙蒙夜色里，老地主如约而至。



老地主诚惶诚恐把半个屁股搁在我家炕沿上，眼巴巴瞅着我娘说：他婶子，那事……办得咋样？老地主的眼里，满是期盼。

娘一脸的忧伤和失望：我跑了三天，只跑到前庄的徐麻子家，徐麻子也有一儿一女，年龄和水生水草相仿。可这事……不提也罢。

老地主急了，脖子抻得像大雁：咋，人家嫌咱成分高？娘说：徐麻子的成分也不低，是富农。老地主茫然道：人家咋就不同意哩？娘挑挑眉毛说：不是他不同意，是我不同意。老地主怔在那里，一头雾水。娘说：徐麻子那女儿，水灵灵的大姑娘，配水生没得挑。就是他那儿子，是个傻子！

老地主哧溜下了地，像磨道里的驴，来回转圈儿。突然，老地主站定，一掌拍在大腿上说：他婶子，就这么办！

娘吓了一跳，傻傻地瞅着老地主，嘴里喃喃道：你把水草往枯井里推吗？

老地主凄然一笑说：我家是地主，徐麻子的儿子是个傻子。他婶子，我们两家结亲家，谁也不欠谁，般配哩。

娘别过脸去，泪在眼眶里打转转……



半路夫妻

刘家沟的刘疙瘩，因为满脸的肉疙瘩，过四十的坎儿了，也没娶过老婆。村里人都说，刘疙瘩这辈子是和尚投的胎，打光棍是铁定了的事。

世事难料。

那年，村里来了个逃荒的女人，四十来岁，模样周正。问清女人的来历后，村里的吴老二自作主张对女人说，你想不想在俺们刘家沟找个男人？女人看看四周翠绿的大山，再看看高低起落的村舍，毫不犹豫地点点头，说想。吴老二一拍大腿，叫一声好，立马唤来蹲在墙根晒太阳的刘疙瘩对女人说，就他，模样丑点，心眼不丑，中不中你定。女人睨一眼手足无措、脸红脖子粗的刘疙瘩，低了头，两手摆弄着衣襟儿说，俺一个逃荒的女人，有啥挑的，捡的？有口饭吃，有个家就中。

没有拜堂的喜宴，也没有洞房的嬉闹，就这样，刘疙瘩和逃荒女人这对半路夫妻悄没声儿地过起了日子。

婚后的刘疙瘩，不仅对家里的事上心，也对坡上那几亩疙瘩地上心。坛里没米了，刘疙瘩去碾；缸里没水了，刘疙瘩去挑。每天，太阳还没露脸，刘疙瘩就上了山。种谷子、种玉米、种高粱、种小麦，没有刘疙瘩不种的。边边角角，这里种几窝葫芦，那里扯几藤豆角。看着绿油油的庄稼在山风中摇曳，在露水中拔节，刘疙瘩的心里像喝了蜜，说不出的舒坦。

歇息的时候，刘疙瘩就盘腿坐在地头，眯着眼看远处自家屋顶飘出的一缕缕炊烟。刘疙瘩想，这就是人们常挂在嘴边的人间烟火啊。这个时候，刘疙瘩是最幸福的。

那天，又到歇息的时候，吴老二扛一把大锄走过来，蹲在刘疙瘩身



边说，疙瘩兄弟，你别不承认，这有女人的日子，敢情就是好啊。瞧瞧你，以前，衣服脏了没人洗，破了没人缝，现在收拾得多挺刮！

刘疙瘩嘿嘿一笑，忙从嘴里拔出旱烟锅，递给了吴老二。吴老二美美地抽上几口，脸对脸地说，咋样？俺给你介绍的女人不错吧？心眼好，手脚勤快。好几回，俺看见你女人拎个饭罐往山里走。不用问，俺就知道，疙瘩女人给你送饭喽！

送饭？刘疙瘩心里一惊，疙瘩脑门沁出了一层细汗。刘疙瘩抬眼瞅瞅晃过头顶的太阳，自言自语说，这日头，狗日的毒哩！

又是一个艳阳天。刘疙瘩锄草没那么上心了，一锄下去，竟锄死了好几棵玉米苗，疼得刘疙瘩直吸溜。一双眼睛也不听使唤，不时往自家方向瞅。冒罢炊烟，女人出来了，看不清手里拎的啥，急急地往山那边赶。刘疙瘩一个激灵，丢了锄头，顺着山道往下蹿。半山腰，眼巴巴看着女人钻进了山底一个很隐蔽的山洞，刘疙瘩两腿一软，一屁股坐在大青石上，呼哧直喘……

几天后，同一时间，院门“吱呀”一声，女人手拎饭罐跨出门槛。闷好院门，一转身，女人呆了，刘疙瘩像堵墙立在面前。

刘疙瘩绷着那张疙瘩脸说，山洞里那个男人是谁？

女人低了头，不吱声。

刘疙瘩撸一把疙瘩脸，是你男人？

女人一怔，张了张嘴，没出声。

刘疙瘩一跺脚，喊，咋？你哑巴啦！

女人开了口，是俺男人。他瘫了五年，俺逃荒时，不舍得把他丢下……

俺明里养着你一个，暗里养着你们两口子，你说，俺刘疙瘩亏不亏啊？做好人也没俺这么做的！刘疙瘩一把扳住女人的肩，使劲晃，女人手里的饭罐落了地，散落在地上的，是黄灿灿的小米粥。

女人拢拢有点散乱的头发说，这事，不怨你，怨俺，俺不该瞒你。事到如今，是留是走，你说了算。

刘疙瘩弯腰捡起饭罐，“咣当”砸在墙上，转身头也不回地大步向村里走去。



女人呆若木鸡。

湛蓝的天空飘着几朵无语的白云，四周很安静，只有静静的山风走过的声音。

再回来时，刘疙瘩推了一辆架子车。刘疙瘩冲女人说，愣着干啥？还不快去把西屋拾掇出来？待会，和俺把他接回来，省得你来回跑。

山弯里，小道上，刘疙瘩在前面推着架子车轱辘轱辘地走，女人跟在后面吸溜吸溜地哭。





回家的路

中午下班，刚进家门，就接到母亲的电话。母亲着急地说，群儿，家里出事了，你父亲不见了！

我吃了一惊，顾不得吃饭，拉着妻子就往母亲那边赶。

父亲得老年痴呆症已经三年了，每天都由母亲服侍着，即便出门，也由母亲陪着，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走丢的事。

赶到母亲那边时，母亲正坐在床沿抹眼泪呢。见我和妻子进来，母亲对我说，上午八点，你父亲非要到外面去晒太阳，我把他送到楼下，找了个向阳的地方安顿好，还给他搬了个小马扎。等我收拾完屋子，一看表，快十点了，便下楼去接他。可是，那个小马扎还在，人却不见了。我赶紧去找，小区里找了个遍，也问遍了人，谁也没见……唉，这个死老头子！

我和妻子安慰了母亲一番后，决定出去再找一找。我想，父亲一定是溜达出了小区，越溜达越远，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就在我们要出门时，母亲猛一拍床沿说，哎哟，我想起来了，你父亲八成是回了桑镇！

回桑镇？我一愣，停下了脚步。

我说，怎么可能呢？桑镇离我们这里百十多里地呢，坐车也得几个小时。父亲那个样子，怎么回得了桑镇？最后，我摇着头说，肯定不是！

母亲说，这些天，你父亲老在我耳边嘀咕，说他想回桑镇去看看。他掰着指头跟我说，他已经有四年没回过桑镇了。他还说，他这辈子只能回最后一趟了……

听着母亲的话，我鼻子酸酸的。这些年来，我忙工作，忙家庭，啥